蒿庵閒話

蒿菴閒話卷之二

濟陽張爾岐輯　合齋較正

愚讀儀禮自鄭賈註疏外偶得吳註稍一涉目輒掩卷置度閣以其註皆朱自鄭往失其端末至其自為說則大遠經意故也及儀禮鄭註句讀成乃取考註為之勘訂其不用鄭賈者四十餘事唯少牢篇尸入正祭章補出尸受祭肺四字為有功於經餘皆支離之甚不須割擊疵病立見疑其書殆膚妄書託為之不然草廬名宿豈應疎謬至此後得三禮

考註序讀之又取其書與之覆較遂確然信其非吳
氏之舊也序云忌其僭妄輒因朱子所分禮章重加
倫紀其經後之記依經章次秩序其文不敢割裂一
仍其舊附於篇終今此書則割裂記文散附經內矣
序又云二戴之記中有經篇離之為逸經禮各有義
則經之傳也以戴氏所存兼劉氏下□參之而為傳
傳十五篇今此書十五篇則具乞□見公食大夫
二篇以朱劉禮記之文以充數□謂清江劉氏之
書無有也至於逸經八篇序則又言列其目矣公冠

遷廟釁廟取之大戴奔喪投壺取、小戴中霤禘於
大廟王居明堂取之鄭氏註逸曰八篇寔具湛
書者五篇而已其三篇僅存篇題定有其書也今
此書則取大戴明堂列之第二盖王居明堂之
與明堂為有辯也三者與序皆不六不出於吳氏
也審矣序又云正經居首逸經次傳終焉皆別為
卷而不相紊此外悉以歸諸戴氏之記朱子所輯及
黃氏喪禮楊氏祭禮亦參伍以去其重複名曰朱氏
記而與二戴為三草廬本書次第略見於此數言今

此書朱記了不可見而又雜取二戴之書名為曲禮者八篇龐雜粹會望之欲迷與草廬所云此外卷以歸諸戴氏之記者又不合矣何必妄人謬誣先儒至此真可恨也。又何喬新書儀禮後錄云三禮考註近刻於吾盱廬陵楊文貞公以此文正公所考定而晏壁彥文掩為己作者也竊以之文正公考定儀禮正經與記一仍其舊今考似於朱子通解經傳雜然無倫其所註釋徒取賈公彥之文而綴輯焉亦與湯書戴記纂言之文一類決非出於公

手豈晏氏不見公本而以己意為之耶考註一書前人已刊其為偽而猶流傳至今者以此經習之者鮮人不及深考遂致坊賈流布不已耳愚為拈出庶不使後學受其疑誤將以暇日準吳氏所序次第訂為一書當亦禮家之巨觀也

陳白沙柬潘舜絃曰儀禮之說多矣一經手校即為完帙野人平生際遇未有如此奇者敢不拜賜當其時已有此歎儀禮之鮮善本久矣但不知潘氏所校視官本何似也

詩之風雅頌體各不同黍離降為國風先儒之誤宋儒始正其失春秋穀梁傳序云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所以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羣后也楊士勛疏云作詩之體風雅先定黍離若是風體大師不得列之雅頌之中若是雅頌之體仲尼亦不得退之於風詩之中而云列黍離於國風者詩人詠歌寔先有風雅之體黍離既是國風誠不可列之於雅頌但天子不風諸侯不雅仲尼刋正還同國風亦是仲尼列之觀此疏是黍離降為國風之說唐人已

能辨其失矣

卦變前十卦主貞後十卦主悔謂三爻變者所變之卦若在前十卦内則以本卦彖辭為主是為主貞若在後十卦内則以之卦彖辭為主是為主悔三爻變以本卦之卦彖辭占而又有此輕重之别也蓋前十卦本卦之氣尚多後十卦本卦之氣欲盡也其所謂前十卦者初二三初二四初二五初二六爻變也初三四初三五初三六爻變也初四五初四六初五六爻變也皆前十卦也所謂後十卦者二三四二三五

二三六爻變也二四五二四六二五六爻變也三四五三四六三五六四五六爻變也皆後十卦也啟蒙卦變圖甚詳齊化張介臣嘗爲圖說管窺以爻位約之如此、

袁楷云繫辭中釋鳴鶴在陰以下七爻自天祐之一爻咸九四以下十一爻皆文言傳也今混入繫辭散而無統且亢龍有悔一爻已見文言中餘爻皆其類可知況擬議變化自是一章結語陽卦多陰後即繼以乾坤易之門是言六子後繼以乾坤中間尤不宜

以咸四諸爻間之於是取此廿九爻依序卦之次書
乾坤文言之後錄為小冊又曰諸子曰皆孔子門人
所加如後儒增彖象曰之例遂開歐陽永叔之疑愚
謂經文固無可更之理其所言亦自有見
乾健也震坎艮皆得健之一節者也震之動坎之中
孚艮之止皆健之為也曰坎固陷矣曰陷其過也中
孚則其德也陷而中有定主焉非健何以能之止之
與動不異趣乎曰人之不搖於俗者止也不紛於欲
者止也行止各當而主乎靜此固天下之至健也此

三男之德所以皆同乎父德也坤順也巽離兌亦皆順之一節也順故無所不入順故能麗乎陽順故說見乎外三女之德皆母德也人之具乾德者多能自立於正故文王於震坎艮之象言其德而已鮮或詞也人之具坤德者恐其徇物而自失故巽則言利見大人而離兌皆以利貞亦戒焉

損乾之三以益坤之上則爲損當其未損固居然泰也以損下之故而爲損尚得爲泰乎損上卦乾爻之陽以益下卦坤爻之陰則爲益當其未益固猶是否

也以損上益下而為益既益矣豈復有否乎其損下益上也方自以為益聖人曰毋損也其損上益下也不知者或病其損聖人曰毋益也亦或深矣

小畜以陽之大而畜於陰之小也又其所畜者小也陽為陰畜似無亨理然所畜尚小又卦德則健而巽卦體則二五皆剛中而志行故其占亨此時陰之畜乾如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也五陽皆為陰畜下之三陽以遠近為畜之淺深初得正而遠故為復自道二雖漸近然得中而同于初故為牽復三迫近則為與

脫輹夫妻反目也六四畜陽者也以陰畜陽易致傷害教之以有孚則可免四之畜乾必藉同體之力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所以能畜也上九則畜道成矣推本言之曰尚德載必君子也婦貞厲危小人也月幾望君子征凶示君子以處小畜之道也

天施地生。非震不為功。進德修業。非震亦不為功。藉其一旦之力。所以開無窮於方來也。故亨。雖有聖人不能使無憂患至。而能盡其謀。不失其度者。其平日之積待此者嘗豫也。甘此者嘗恬也。窮達

死生無定遭有定力故曰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初之與上不僅以其質異也一則震初而虩虩一則震極而索索也初可為而極難反也

不可必者震之時不可同者遇震者之質中與不中正與不正可自必者也殊質而同歸者也二喪而復得五危而不喪三蘇蘇而四未光犯患者同而處患者異知憂危之事來自人分者常少而起自己分者常多也

危辱及前自顧無以致之則能御加我以其勢而理

足恃奪我以安榮而不能奪我以名諡自頭有以致之危辱切其外矣愧怍復靡其中君子之當震者嘗一而小人之當震者嘗二也三不當四未光失亨理矣

九二之巽巽以其言上九之巽巽以其德巽者權之物也善憂患而不失我正上之巽則喪己而狥之安得以不凶傳不云乎邦無道危行言遜言可遜也行不可不危也

初有濟屯之才而與己爲應則建以爲侯者五之事

也求之而與俱往以聽五之所任者四之事也非知亨屯之大機者不能然故曰明也

五之屯膏非五之屯之也無代之施者曰施而仍曰屯也曰施未光是上已知施矣而未光者非下不足以廣其意而然乎不然陽剛中正之主非不知布德於民者也經曰屯其膏據其見効而咎君之辟也傳曰施未光本其由來而咎臣之辟也此建侯之不可以已也

小過小者過矣當此時無亨理聖人曰處此則有道

矣小者過也過於小也不甚過而小過也凡此者貞之属也曰可小事小者可過小也又曰不宜上宜下小者之過小勿失甚而但小也此非與時偕行者不能及矣知卦下係亨占者不占小者

艮無動静義　得其所者静亦止動亦止失其所者失之動亦失之静三居上下之間上之得與失下之得與失三均與有功三均與有罪也尽此而欲使氣足相及情足相喻豈一止之能哉止而至於列其夤厲熏如之

弟濤庠問不相與何以釋止其所也曰卦之相與者相徇者有之相成者有之相傾者有之與害待彼止其所則資望之意盡矣盡已是者忌人非害見分者遺来効惟不相與者類也

上自止其所而下以之全下自止其所而上以之安適己之分而有相適之益居其中者寔動之三非所止而止焉絶物之通亦成己之害

吉祥之與人事為類也如有耳而聽附之有目而明縣之無耳無目聽明之理存乎空際不為人有也君

子之正位所以善人事也而命凝於此得顯而止與如鼎然潔其中而冀之馨美來集矣詩曰瑟彼玉瓚黃流在中同此說也

質同而傾欹搖戛者必先敗。受同而撓橈沸滲者必先竭。非有鬼神數自然也。正位者之於言動。持其外者有數矣。持其內者有數矣。百道而一于慎。所以能留餘也。所以能備敗也。故曰凝命。

初之求二以為好也聖人正名之曰我仇則怨匹矣世之歡洽群居者安可以不擇也賊其德者等於賊

身且過之

鼎有寔慎所之也聖人之惜有寔也有寔難矣而以不慎喪之是可惜也

合之不以正者以為苟可以合而已足無所事正也目前之欲盛而永終之慮疎遂其敝而始悔晚矣君子不為欲動故利害明利害者是非之貳也不可以他求者也

愚按陰陽老少主蓍策言其詳具筮儀三變既畢註內及繫辭傳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節本義讀者當

詳之
周公本就各爻係辭因奇偶各百九十二其畫相類
無以別也故姑以初九九等字為別若得寛布六爻而
每畫下繫之以辭則亦不用初九初六等字矣今之
用初九初六等字以代其本畫也
孔氏曰爻辭多文王後事升卦六五王用享于岐山
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皆文王後事也故馬融陸績
等皆以為爻辭出於周公是也
易之吉凶做天下之動而列其所發天下之動多端

故易之所列亦多途也我之動于易必有所合知所
合則吉凶居可知矣端策而求可無庸也若考飛伏
稽納甲推積筭末矣故學易者必本乎靜靜則易之
全者儼在我乃得因其動而指所之

免於刑戮夫子以取南容則免刑戮之難也朱子以
謹言行釋之蓋時當無道動人不平者甚多窺伺君
子者亦密言行豈易謹也言不非人而事不招非遊
世之妙術

賚集傳云此頌文武之功而言其大封功臣之意也

愚按大封功臣者武王也則經文我字正是詩人代武王自言篇中豈容自頌其功集傳云頌文武之功者乃後人解經推原而為此說耳非當時詩人之意即一邊頌文一邊頌武也言其大封功臣之意一語足括經意其字即指武王而言序云賚大封於廟也朱子初無駁語集傳正本其說先輩文乃有云我周之有天下者文之謨而定天下者武之烈以武王之謚入口氣內蓋泥集傳而失之

桑柔次章至四章集傳以為皆征役者之怨辭不知

若直作詩人歎其[illegible][illegible]息於理何[illegible][illegible]多此一
番[illegible]抑也待知者商之若直作詩人說四章前數我
字皆通人人已之辭士字與米阿同解亦自可通
春秋書春王正月胡氏以為以夏時冠周正固可疑
蔡氏云商周正朔以是月為歲首朝會聘問頒曆授
時於是始焉耳時不改月亦不改也引商書及秦紀
為証似有可據然自是商秦時宜不可引以概周以
為春秋書法亦爾也若春秋所書正月是建寅之月
諸侯即位並在是月此何等重事何以不用本朝之

歲首而用前代之正月乎王濟之作春王正月辨引經中諸月俾明其非夏正甚詳惜其尚遺此也近日一文士亦作春王正月辨獨主蔡氏試取王作一觀其說可以立破其中可笑者畋㸐陽孟子註周七八月即夏五六月云田家作苦旱雖畏夏而尤畏秋予與七八月之說以有深意奈何以爲五六月乎此真說夢觀孟子下文云勃然興之惟五六月之苗爲然若至正秋槁則竟槁矣乃知作此辨者真弄筆書生豈足言耕作事哉

書經本名尚書正義曰尚者上也言此上代以來之書故曰尚書九峰作傳亦止名曰書其配以經字疑自有明始然如易詩春秋禮記亦初不配經字試錄文猶然惟小試卷文乃云某經而坊間書傳詩傳亦云某經集註皆妄加也

注解齊使說一段亦誤嘗自爲之解越不伐楚則不伯注度其所以不伐楚之故爲不得晉之好耳今日晉固不肯伐楚矣使其肯伐楚楚必將覆楚之軍殺楚之將楚之襄陽翟危而陳上蔡不安矣故二晉之事

甚不至於破楚不止也得晉之劾如此越乃惮於得晉何也越王曰我之欲得晉不必使之與人戰也但得其聚兵大梁分楚之兵力而我可得志矣使者曰若但欲使晉分其兵力不知楚之兵力已分不必晉也且王之所求欲晉楚交兵而後圖之也晉楚不闘則越兵不起不知越兵不起則晉楚亦不闘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越兵一起晉楚必闘而晉越之交合而楚可圖矣

索隱解讎字為犨字之譌縱可從不然則復讎二字

連上讀言小者不能伯而復雛也

儀禮賈疏云榮屋翼也者即今之搏風云榮者與屋為榮飾言翼者與屋為翅翼也俗呼屋兩傍自脊前後下注飾甎為之者曰包袱蓋搏風之譌也其云四阿四注則四面為簷云兩下為之者當前後為簷也

鶴鳴於九皋傳曰皋澤中水溢出所為坎觀古人馳驁江皋及登東皋舒嘯之語皆水旁高處可居者則此九皋亦謂坎遠之地非水中也淇之澳汾之曲並與穎濮氏曰深曲曰皋正同此解

越王棲於會稽范蠡曰持滿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以地雖少伯一時對君之辟跡吳越興亡勝負總不出此數語即少伯一生舉動皆數語注脚也通篇眼目寔在於此持滿者與天持滿者當本之天道也定傾者與人定傾之道當盡人之事因人之情也人字內兼彼已節事者以地舉事而欲得其節因地之勢地之利以為宜也觀越之初伐吳吳之伐齊北會諸侯於黃池越之後世散於海上及蠡之逃去可得持滿與天之解觀蠡之教越事吳遣少子見莊生

可得定傾與人之辭觀其浮海出齊又去齊止陶可得節事以地之解注家以為天與之人與之地與之誤甚矣

保辜字見公羊傳襄公七年鄭伯髡原如會未見諸侯卒於操傳云傷而反未至乎舍而卒也注云古者保辜諸侯卒名故于如會名之明如會時為大夫所傷以傷辜死也君親無將見辜者辜內當以弒君論之辜外當以傷君論之疏云知古者保辜者亦依漢律

冠禮于廟重冠也未冠而不以告既冠而不以面何也冠而見於母經有其文何不見於父冠而見於鄉士何不於賓豈經文不具使然歟抑亦有說歟

昏禮婦見舅姑其文著矣為子者似亦不宜無以見於父母當其執笲而薦持豚而饋其夫皆安在乎是可疑也且醴婦之贊夫家何人為之若婦人則不必計令詳其梩則使梩矣使梩者婦人所以答男子也是何男子而令之與新婦偞偞為禮乎至于醴婦房中明著其為家老矣家老可以醴婦亦一疑也

鄉飲以獻賢能就先生而謀賓介足矣何以不夙戒
而戒于是日飲之者將獻之也為賓者何以一辭而
許難進之風固如是乎經言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俱
不言奠爵于席前非文之不具也蓋賓拜而後進受
爵賓受爵而後主人拜是乎相授受也至於酬賓而
奠觶薦西以進爵之變節註疏並不言其故近日說
家乃以為獻酢皆然而文不具果信然歟
朱子語録云張忠甫所較儀禮甚子細然却于目録
中冠禮玄端處便錯了不知其錯處如何

文獻通考于儀禮門中載朱子古禮經傳通解二十三卷集傳集注十四卷今皆未見又類宮禮樂疏引用朱子儀禮經傳圖解又自一書

吳氏三禮考註於儀禮諸篇皆以記隨經而取二戴公符投壺釁廟等篇繼之曰儀禮逸經又名射義聘義等篇曰儀禮傳蓋略倣朱子古禮經傳通解之例而解處多誤當時何不標朱黃成書表章之而又引生杖節為也如冠禮角柶以角為四升酒觶柶為楔凶皆謬甚

唐文宗開成二年冬十月國子監石經成劉昫曰時
上好文鄭覃以宰臣判國子祭酒依後漢蔡邕刊碑
列于太學創立石壁九經諸儒校正訛謬上又令翰
林勒字官校字體又乖師法故石經立後數十年名
儒皆不窺之以為蕪累

鄭覃石經只有經文每經之下皆書某人注如儀禮
則曰鄭氏注蛇足之甚至有司徹篇亦有誤書字豈
當時未及揄正所謂強弩之末者歟監本十三經注
疏萬曆十三年間某人奉旨校刊謬誤甚多儀禮經

文至脫去一兩行今人較書多據監本監本何足據也近日人補石經字亦據監本有司徹篇有石經闕處適當監本脫處者幸于剥蝕中依稀辨出三字乃知書以舊本爲貴也吳氏本經文差處少亦似明初舊本若一落今日坊間不知作何狀矣

泮水第二章詩傳昭叶之繞反與藻蹻教爲一韻愚謂昭讀如字而教讀作平聲四句換韻與音章一例似亦可通

春秋莊公二十二年冬如齊納幣穀梁傳曰納幣大

夫之事也公之親納幣非禮也故譏之儀禮自納采
以下五禮皆使使往鄭氏曰昏必由媒交接設紹介
皆所以養廉恥吾鄉納幣壻多親往殊失此義聞京
師之俗翁壻非旣昏後不相見蓋猶有禮意也
鄭康成註中庸云天命謂天所命生人者也是謂性
命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
智正義曰冬主閉藏充實不虛水有內明不欺於物
信亦不虛詐也金木水火土無所不載土所含者多
知亦所含者衆故云土神則智漢唐人言五常者如

此則以水為知以土為信自宋儒始也

又正義引賀瑒云性之與情猶波之與水靜時是水動則是波靜時是性動則是情數語亦自分曉

索隱行怪者心在求人知也故人亦有述之者其述之者惟不知中庸之為道故隱怪得而眩之浮屠神仙之說其飛揚浮動之意少年文士之未知道者多為所引不然則名節既虧者借以自蓋吾儒既無新奇可喜之論而大義昭然豈容假借故宋人有云後人有聰期過孔子者儒門淡薄收拾不住淡薄云者

政以無隱怪處耳。

甚矣吾衰也、蒙引以為氣衰、存疑以為志衰、畢竟是氣衰故志衰。蒙引說勝。

自行束脩以上、蒙引云、人但自行束脩以上、以自為自己之自、則以上是來學、大全邢氏曰、此禮之至薄者。厚則有玉帛之類。故云以上以包之。則自當訓作由。存疑說主邢氏。

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時講以驕吝粘于美云以才驕人、以才自吝、其說本於蒙引寔未當選只

兩開說去爲是細讀註及小註自見小註云聖人只是平說有周公之才美而驕吝連他才美壞了況無周公之才美而驕吝者乎甚言驕吝之不可也曰甚言其不可明是連無才美者包在内若說有才美者是以才美自驕吝彼無才美者又以何等豈反不驕不吝乎蓋驕吝二字原說的廣程子氣盈氣歉甚渾妙人苟德有未足便墮此兩个坑坎驕字易說吝字當以易經中吝字叅看輔氏云不能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爲向上一著事胡氏云驕張王吝收縮程子

曰人若吝時於財上亦不足於事上亦不足必有歉之之色張子曰人之不能行己者於其所難者則惰其異俗者雖易而羞縮意思齷齪無由作事味此數說可得吝字之解何必粘着才美古人所謂口欲言而囁嚅足欲前而咨且。又吝字正解也。

食饐而餲注饐飯傷熱濕也餲味變也傷熱濕者本其致餲之由言之非二事也近作文者多以二事敷衍失之矣爾雅釋器云食饐謂之餲郭注云飯饖臭見論語殊分曉

足食足兵註中倉廩寔指民之倉廩武備謂弓矢甲冑之屬也去兵者如云器械不必精利即孟子制梃以撻秦楚之意時藝有以民即爲兵入講者甚可笑不知當時無召募之法未有以人爲兵者夫子言去兵何嘗都無卒伍什兩之法哉

顔子所以不貳過者以其心常存而主於理故能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

麻冕用三十升布鄭註以朝服十五升因倍其數而觧之似無別據顧疑其難成良可疑也

魯人獵較註趙氏張氏之說雖不同其歸則一獵後若不較所獲之多少則獵時自不較奪古人田獵旣畢擇取三等中殺者每等得十以充君庖其餘以與士衆習射於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蓋田時各奮勇武及旣獲則公之辭讓而後取也若夫獵較者不復習射唯以所獲之多少為所取之多少當其獵時自互相攫奪此亦古法變壞之一端然皆用以祭其祖先殊無大過夫子欲革其俗故先簿正祭器使上下尊卑祭有常器

先有常品用三鼎五鼎者乃有獸腊庶人只用特牲則所獲免麋之屬皆不得用而人將漸知顧禮覺其較奪之非而復古者習射之制矣

白駒於焉嘉客殆以寔字為虛字如云善自客留於此也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全身名之道無出此者矣

車有收以斂載小戎取行不取載故棧其收此軫制也猳服馬者衡從前軫稍曲而上向下鉤衡者梁輈

也恐其不堅以皮五處束之楘然有文也此約衡之制也設游環於服馬背上引驂之外轡貫其中而執之使不得出又以皮二條前繫衡兩端後繫軫兩端使驂不得入此御驂之制也于陰板之上別設靷二條以繫驂之頸以白金塗續靷之環以為飾此驂馬引車之制也

二章鋈以觼軜置觼環於軾前以繫兩驂內轡而以白金飾其上也轡是絡首者靷是繫頸者不可混

三章被甲之駟甚和矣三隅之矛以白金飾其鐓矣

畫雜羽之中干茈然有文矣亏則以肅皮為韔𩍐則
金鏤為膺交韔其二弓以備壞以竹為閉以組縢之
月出一章用字多不可解姑以意強釋之僚懰傳竝
訓好貌燎訓明也好者便娟嫵媚之謂明則顧盼生
姿光彩動人如有暉耀也　窈訓幽遠糾訓愁結凡
人中有所慕心之所馳都非耳目間事之此之彼詭
曲難詰其念專凝盤旋于此而不可解故曰窈糾
悄字王氏以為言不說而靜默錢氏以為默憂凡有
憂者多不言二解得之俗亦云悄無聲正此字　慘

受訓發語亦有勉強忍受不能自聊之意　愮王氏
以爲不安而騷動如云怔忡攪亂也只是意亂心煩
之謂　夭紹訓糾緊之意中心煎迫不得舒縱也慘
王氏言不舒而憂愁似不甚貼似是慘瘁不樂之意
男女相悅千癡百怪詩可謂能言羣情矣
人道之當然而不可違者義也天道之本然而不可
爭者命也
貧富貴賤得失死生之有所制而不可強也君子與
小人一也命不可知君子常以義知命矣凡義所不

可即以為命所不有也故進而不得于命者退而猶不失吾義也小人常以智力知命矣力不能舍則智邀之知力無可施而後謂之命也君子以義安命故其心常泰小人以智力爭命故其心多怨衆人之于命亦有時安之矣大約皆知其無可奈何而後安之者也聖人之于命安之矣寔不以命為準也而以義為準故雖力有可爭勢有可圖而退然處之曰義之所不可也義所不可斯曰命矣故孔子之於公伯寮未嘗無景伯之可恃也于衛卿未嘗無彌

子瑕之可緣也孟子之于臧倉未嘗無樂正子之可
力為辯而重為請也亦曰義所不在斗義所不在斯
命所不有矣故聖賢之于命一于義者也安義斯安
命矣衆人之于命不必一于義也而命皆有以制之
制之至無可奈何而後安之故聖賢之與衆人安命
同也而安之者不同也
學記曰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
後民知敬學後世既無碩師為人所宗仰者須推一
古人為之矜式如有明之尊、程朱是也故其初年人

村蔚興風俗醇美隆萬而後人敢肆爲異論至于醜詆程朱幾如三家村老學究且漸漸傷及先聖于是名簡太裂無禮無學而天下遂大壞矣

有所爲而爲善便是不誠不誠便是不善有矜炫于人而爲善者有希圖報應而爲善者世俗襄講不墮此便入彼若能知是本身分上事不爲便不可爲人真寔改過遷善方是兩腳踏寔地

物之敝以永終而見其宜敝也久矣至永終而始見耳君子見其始循其節數而審求之其後千年可一

日决也此愚人之所驗而知者之所信

今夫陳敗亡之蹟而觀之無無因而得者守誦者之所明也吾所不及見不及聞與吾所以見已聞人無異情事無異勢如之何不可以相求也

人生而靜靜者之生之道也動者之死之道也然人不能有靜而無動聖人立禮節以靜其外舉理義以靜其內故曰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息氣恒多生理亦或以全也

左傳子產不毀鄉校仲尼聞之曰謂子產不仁吾不

信也延語夫子言仁一大公案也仁字最難識從此處反求之則仁之為仁瞭然矣

嘉靖八年林希元上荒政叢言言救荒有二難曰得人難審戶難有三便曰極貧民便賑米次貧民便賑錢稍貧民便賑貸有六急曰垂死貧民急饘粥疾病貧民急醫藥病起貧民急湯米既死貧民急募瘞遺棄小兒急收養輕繫係囚急寬恤有三權曰借官錢以糴糶興工作以助賑貸牛種以通變有六禁曰禁侵漁禁攘盜禁遏糴禁抑價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

曰或遲緩或拘文或遣使屠緯真茈政考詳矣不及次崖之約而盡也

人能無求固自佳事此中大有事在非一無求可了古來隱逸差等極多漸之上九曰可用為儀盡之上九曰高尚其事此豈處士純盜虗名者比哉不然販夫菜傭絶意仕進亦可以高士目之矣

盜跖篇莊子明是非之不易爭也。知其不易爭而安之。雖無救於彼之非。猶可得乎此之是。老氏勺全之術也。知其不易爭而必欲爭之。爭之而勝。我無益於

是之分。而增一爭之失。爭之而不勝。既多一爭之失。而兼失其是之分。則此之是。彼非之資也。何如不爭之爲得也。豈特老氏。夫子亦言之矣。曰邦無道危行言孫。孫者、不爭之謂也。

人有資性醇厚。立身謹愿。而好詆程朱者。于集註本義諸書。皆極力吹索。妄生穿鑿。必別立一解。欲駕其上。若肯平心下氣。于先儒成說。心體而躬踐之。豈不有益。乃費盡聰明。祗成一無忌憚罪過。亦深可惜。推原其故。自良知之說一倡。一二驕人。遂敢肆口詆笑

儒先其說流布四方。雖有美質。亦被引誘。百年以來。餘毒未殄。近日雖號為道註。其人大率意在制義。揣摩時趨而已。至於古人為人。苦心著書本旨。皆未暇體究。其中一種平淡真切之味。寔未曾細咀而熟嘗之也。勿怪乎異說之紛紛也。六月偶閱人影變說。感而書此。

有一良友平生有志于學中間忽彼細人誑誘自荒于酒百勸不回又為佛者所惑自是遂不復言學一日取朱子文集四冊貽之冀有感悟不數日焚回作

中庸說一卷約有萬餘言皆極力辨駁朱子之失大率引佛氏之說以解學庸論語為之咄歎累日令子怪輩為焚其說其人以長厚為鄉里所推亦能深思快譚嘗一遊廬山稍見佛氏書遂至于此自後遂頹惰荒廢遺落世事獨時時縱筆為詩文不別好醜殆類狂易云

荀子云國法禁拾遺惡民之慣以無分得也此語有味人偶有所得於分之外必不能復力于分之內其得失常相敵而用之也必侈侈于用而不力則立盡

之術也原其始則無欲之得為之初也故治民者惡

之 [illegible]

仲尼之門人其賢者多矣而世稱七十子太史公取弟子籍出古文者為列傳然與家語少異荀卿稱仲尼子弓子弓最高第弟子然而　莫詳也漢文石室圖仲尼弟子別有林放蘧伯玉申棖申黨史記所不載宋思陵摹石臨安御贊及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秦檜記此本蓋從臨安石本傳摹雖年代久遠而典型具存彷彿復見洙泗之間齗齗如也韓

子曰惜乎吾不及其時揖讓其間撫榮太息久之今人好以古官名相稱謂其職掌崇卑多不相類殽甚者莫如以知州為刺史漢初置州牧建武十八年罷州牧置刺史刺史即牧之職也特名異耳專制一方凡郡守縣令皆所統御今知州視之懸矣以是相稱不近誣乎

益人神智信莫如書所謂書指經傳史記之屬若申韓管商及稗官小說最壞人心術敗人德業不可不慎也曰諸葛武侯以申韓之書教後主非歟曰此武

佚誤用心處當時效驗已自可見世人以雜書教子弟謂有裨文筆不知人之能作文字者原無待於此其不能者讀此終亦無益而刻薄狡獪淫泆放縱執拗穿鑿諸病紛紛起矣有心世道者當嚴禁而痛懲之

漢書儒林傳王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今日諸君為主人日尚早可未也注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其詞也今人或以送別之詞為驪歌失考矣

一言一動不可不慎富貴不慎便易斂怨貧賤不慎便易來侮

取士雜則士習日苟吏治衰則學術日壞勢使然也明乎此者可以言選舉之法矣

目之明者樂得天下之美以為養失美得惡則明者不如瞽者之無與于見也故治世貴智而亂世貴愚是非之分不明所以安吾內者多也

貴無定相見有藉之貴者貴也必矣故大將之門多將材巨富之室多為僕何也以是人皆待我而貴且

富也待我而貴且富我亦待之貴矣
傲人者于人無損在已則爲惡德媚人者人未必悅在已則爲辱行是故君子守禮之爲貴
陸氏樹聲云凡處人已之間遇事之可否以理裁之則可以氣加之則不可
曾子滑簀事當時季孫何故以大夫之簀賜於士曾子亦何故受之嘗見一書說楚國曾構曾子爲相是當時亦曾做大夫來故季孫得以此爲遺既已去位則此物便非所宜故及其疾病一聞人言即舉而易

之未知是否

諸子之說曰亡者東走逐亡者亦東走言跡之不足以徵心也此說不然亡者東走逐亡者亦東走此自走之始言也同走未幾而走者異矣其人而亡者斷始而東終而亦東者也不然則逐者逮之而後西者也其人而逐亡者斷始而人東亦東繼而人東已必西也逮人則與人俱西不逮人則人東已獨西也甲獲兎而乙攫之其為爭易知也有人助甲而拒乙其為助為爭不易知也未幾而亦無不可知在乙既拒

之後也。拒乙而安坐其旁。無所與利者。真助甲者也。乙既拒而自攖之。抑或分甲之半。則非助甲也。與乙同爭而異獲也。則知謂跡不足以徵心者。妄說也。唯當勿眩於其始耳。眩於始則必誣善而為不善者所欺。不能徐俟之過耳。不能徐俟而眩于其始。遂謂跡不足徵心而概略之。勢必至苛以繩善人。而寬以容羅士。小人愈有以自託。而君子且無以自立。何者。跡也者。名教之大坊也。聖賢之所慎立而世守。庸安者之不便也。

禪宗者在昔爲佛法之幹蠱在今爲文士之雙相唯其爲幹蠱也故直指心性不立文字今則標奇選異炫燿世俗依然啖名積習耳勿論其爲吾道之畔亡即在彼法當亦無所裨補也

月令仲夏農乃登黍天子乃以雛嘗黍鄭註登進也以嘗雛也而云以嘗黍不以牲主穀也正義曰黍是火穀於夏時與雛同薦之如鄭此言則黍非新成直取舊黍故下孟秋云農乃登穀注云黍稷於是始熟明仲夏未熟也又按夏小正五月始云種黍菽糜豈

可云此時已墍新葬乎
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大出母者所生之母也
呂相絶秦曰康公我之自出則出之爲生也明矣南
城張敎授吾常所言以辨孔氏不曾出妻出母非被
出之母乃謂自所自生之庶母也
氏族傳考云張氏世仕晉晉分爲三又世仕韓此即
晉之公族以字爲氏者譜家謂黃帝子少昊青陽氏
第五子揮爲弓正觀弧星始制弓矢主祀弧星賜姓
張氏此非命姓氏之義也按晉有解張字張侯自此

晉國有張氏則因張侯之字以命氏也

春將雨則必寒與平旦日將出而寒同陽氣動乎內在外之陰為陽所迫故寒勢愈甚傷寒者將汗而戰慄不自勝亦此意也屯卦之象政類此

按春秋襄公十有三年夏取邿杜注云邿小國也任城亢父縣有邿亭今吾邑豈古任城亢父耶此蓋承通志之誤而不深考耳通志既以臨邑為春秋之隰又以濟陽為春秋之邿濟陽固析臨邑之半不聞古臨邑有隰又有邿則邿何得在今濟陽耶愚書思其

致誤之故晉任城亢父屬高平國與濟陽郡同在兖州部内當杜氏作注時郡固在任城亢父中間分合不恒郡或在濟陽封域之内未可知也但古濟陽非今濟陽矣城西二十五里有厥城故址周四里許人以為郡城其旁纍纍高塚五六俗即以為郡王墳皆承訛習舛轉生支節者矣嘗用今之濟陽固臨邑之東西圖也自臨邑之東西圖以求當時臨邑之縣治當不出此數十里内矣而他處不聞有城故址可援驗者竊疑此城殆故臨邑城也安得塗泥榛莽中突

出片石以証吾之言乎

華陽國志云周失綱紀蜀先稱王有蜀侯蠶叢其目縱始稱王次王曰栢灌次王曰魚鳧後有王曰杜宇教民務農七國稱王杜宇稱帝號曰望帝更名蒲卑會有水災其相開明决玉壘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法堯舜禪授之義遂禪位於開明帝升西山隱焉時適二月子鵑鳥鳴故蜀人悲子鵑鳥鳴也懷志所言蜀帝自以二月捨位去子鵑自以二月鳴蜀人感鳥鳴而思故主非蜀帝化子鵑也

近日吾鄉蒙師為童子描上大人常倒書爾小生以九子二句不知其為韻語也此語不知有自何時雖見禪宗正脈臨濟宗載之提刑郭祥正字功甫謁白雲禪師白雲上堂曰夜来枕上作得个山頌謝功甫大儒遠訪之勤當須舉與大衆已後明今舉似諸方豈惟謝功甫直要與天下有鼻孔衲僧脫却著肉汗衫乃上大人丘乙已化三千七十士尒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禮也郭初疑後聞小児謂之忽有省以書報雲雲以偈答曰藏身不用縮頭斂跡何須收脚

禽鳥半夜遼天压免趕他不着白雲之意蓋欲合儒釋而一之

綜核之說可除蒙蔽其病必至苛察權謀之說可開昏塞其失為機詐曠達之說可破拘攣必至破名撿清靜之說可息躁競必至於廢人事報應之說可以勸善懲惡必至覩倖而矯誣緣業之說可以寬怨寡怨必至踈骨肉而怠修為養生之說可拯殉慾之害而已

自古無停喪之俗自建安離析永嘉播遷於是有不

得已而停者而晉書慕容儁載記常煒言魏晉之制祖父未驗塋者不聽服官南史兗州刺史滕恬為丁零翟所殺尸喪不反恬子羨仕官不廢論者嫌之鄭鮮之傳南齊書高帝時烏程令顧昌立坐父法秀宋泰始中北征死亡屍骸不反而昌立宴樂娛遊與賞人無異有司請加以清議本紀振武將軍丘冠先為休留茂所殺喪屍絕域不可復尋世祖特勅其子雄方敢入仕河南氏羌傳當禮壞樂崩之日而猶為之禁先王之遺教未亡可見於此矣今之人死非戰場

揩非異域而傳久不廢曷不舉魏晉之制而著之於令乎

按呂令五月令民勿艾藍以染鄭氏注曰此月藍始可別夏小正曰啟灌藍蓼蓋種藍之法先蒔於畦生五六寸許乃分別栽之常六七莖為一叢即小正所云啟灌者也藍蓼藍之似蓼者藍有數種蓼藍今名小藍此種為優八月方可染金氏以啟灌為取汁又以藍蓼為二種蓼以為麴並誤五月取汁者則大棄藍耳且惡旨酒之主豈肯諄諄於麴糵間哉

鄭玄注引用杜子春鄭大夫鄭司農之說子春河南緱氏人生漢末至永平初尚在年九十餘鄭衆賈逵皆受業焉大夫者河南說鄭興少贑司農者鄭衆仲師興之子也

後漢劉翌傳陽翟黃綱特程夫人權力求占山澤以自營植种拂召翌問曰程氏貴盛在帝左右不聽則恐見怨與之則奪民利為之奈何翌曰名山大澤不以封蓋為民也明府聽之則被佞倖之名矣若以此獲禍貴於申甫則自以不孤也拂從翌言遂不與之

名山大澤不以封蓋爲民也四字注疏家所不及直會得先王立制本意是爲眞經術方种拂問時二念次戰翌舉故典以助其氣遂能拒檜俾止侵漁是爲經術寔用然在拂先有慮奪民利一念故能聞言而決若無爲民種子在其胸中一聞此言不笑則叱之矣

靳公維賢自濟陽知縣陞德州知州二任日見山西巡撫楊順坊即値輿問曰此賊尚未死耶左右曰死矣尚有子孫耶曰微弱不能自立矣曰便宜却老賊

即遣人剗取其銜名以下大書曰欽人媚人奸賊一名楊某押送州獄特作一枷狀戊之楊氏子孫皆逃避一時姦豪為之咋指歛跡公治縣多著能績然疾惡太嚴大欵如此所謂欽人媚人蓋沈氏事也尹先之曰此公政是崐銅一輩人故見順名如見血仇也又曰順若逢公當飽公老拳公若逢順亦當遭順毒手

後漢周舉傳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靈不樂擧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輒

一月寒食莫敢煙爨老小不堪歲多死者舉既到州乃作弔書以置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還温食據此子推焚死以冬太原舊俗寒食亦以冬令清明前一日俗以為寒食殆有他故解者以為為子推誤也

朱子曰康節詩云幽暗巖崖生鬼魅清平郊野見鸞鳳聖人道其常也只是就那光明處理會說與人那幽暗處知得有多少怪異

予每習業未久輒以憂患而北王命之曰人生適意

事少憂患時多古人文章德業恒于悲憤無聊中成之如必待前憂盡釋始議覃思求者方新誰能逆拒恐遂負初心矣予深念及禍全溫其曰止計是非足矣若多方校計安知辟禍之不適與禍逢也自恨弱植得良友一言片目加瑩益氣加王

與僧凡夫語次及避亂事曰亂固須避然不可遂失常度命之所在巧拙莫移若只思苟免不顧理義平生學問何在又余怒一人僧移書曰學者遇不如意事現前便須為判曲直處分了即放開心胸今如青

天白日若事過時移尚自煎紫此是自生苦惱也
鄭温伯嘗言喜怒哀樂誤不中節不能辦一事不足
治一人又曰人非忠孝爲心氣質粹美者不可令讀
兵家言並有至理
張非聞名問達曰人爲異端所惑者必其於生死之
際尚有係戀是不知天命之本然也或有已見道理
尚惑於神怪者雖是膽薄亦是所見未透
百事平氣以御是一安樂法滑肉之内此法尤爲吃
緊即事有拂逆當知治亂絲從容和順其結自解若

動火力爭倍增惱害矣

舍爾靈龜觀我朶頤丈夫之深恥

予於人少違多順深恐自失君子和而不流一日三

復之

世間矜貴艷羨之事皆無益於身豈惟無益出吾精

者以取物物不可得而精者逐物而費故氣之不昌

畜之者薄也畜者之薄取物之甚也老氏之所以貴

嗇也

蔡虛齋先生云善愛其身者能以一生而為千載之

業以一日而遺數百年之休當思千載之業如何百年之休如何士人如醉如夢碌碌過一生者皆遇一日而失之者也予叢多作輟意所擬為或因人言而止書此志悔

事至不能思思之既得又苦不斷何怪其動而有悔也

凡人情於我有未可者必我有以致之感應之理萬不失一須平心深思始見耳

歷城兪奕繩嘗為懷麓明言強記之法云某性甚鈍

每讀一書遇意所諧好即劄錄之錄訖乃朗誦十餘遍粘之壁間每日必十餘段少亦六七段掩卷閒步即就壁間觀所粘錄日三五次以爲常務期精熟一字不遺粘壁既滿乃取第一日所粘者收笥中俟再讀有所錄補粘其處隨收隨補歲無曠日一年之内約得三千段數年之後腹笥漸富每見務爲汎覽者略得影響而止稍經時日便成枵腹不如予之約取而實得也棄有文采善劇曲濟南人士推爲淹洽其所言眞困學要訣予讀書苦不能記當時聞此法

而不能用年既衰暮廻憶舊所披覧已無隻字下筆
窘索徒有悵恨見少年有志者輒述此語之不惟自
悔亦冀此法不没人間也
那㯳循嘗言其師教之讀書用連號法初日誦一紙
次日又誦一紙幷初日所誦誦之三日又幷初日次
日所誦誦之如是漸增引至十一日乃除去初日所
誦每日皆連誦十號誦至一遍遂成十遍人即中下
已無不爛熟矣又擬且若干道書於上貯之筒每日
食後拈十簽講說逓維令有條貫逮作文時遂可不

勞餘力

張如命云東坡文字亦有信筆亂寫處如前赤壁賦壬戌之秋七月既望下云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斗牛之間七月日在鶉尾望時日月相對月當在陬訾斗牛二宿在星紀相去甚遠何緣徘徊其間坡公于象緯未嘗留心臨文乘快不復深考耳

邢延慶云居官者毋留心事上而不知恤下居家者多留心恤下而不知事上真顛倒相叫語可爲名言

經傳用字有以相反爲義者如治亂曰亂去汚曰汚

鷵荒曰荒馴物謂之擾騷綢謂之辮多見為秖見栢舟一篇之中目其匹為特犅謂曰个

近代官司上移下曰仰廿草名大苦唐宋官長稱秀才曰先輩

文移用查字本音槎浮木也乃以為稽考之義音茶殊為難通崇禎年始改用察不知何故其時文字避忌頗繁疑是親王諱

華不注不音跗跗注戎服山形似之故以為名也左傳成公十六年鄢陵之戰郤至三遇楚子免胄而趨

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靺韋之跗注君子也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杜注云靺赤色跗注戎服若袴而屬于跗與袴連

非君親之仇餘怨皆可釋非驕蹠之惡餘過皆可原

成武諸生崔承先云左蘿石先生盡節後兩僕奉其遺燼而南史閣部迎之淮上合之衰絰主喪閣部諸公與之哭弔成禮兩僕一名羅質一名宋敬

韓淮陰有後為韋姓土官蕭相國匿其子貽書尉佗封海濱賜姓韋取韓字之半今蕭書尉詔並勒鼎彝

遼陽道臣何應魁大同人方遼陷時與二妾俱死又大陵河有副將何可剛不肯降爲軍士所殺二人俱死于遼瀋州趙生良辟所神遇者果何人歟

啚數曰海中有獸名曰猾其髓入油中油即沾水水中生火不可救止以酒噴之即滅不可于屋下收故曰水中生火非猾髓而莫能李時珍曰此獸之髓水中生火與樟腦相同其功當與樟腦相似按史載在一國主人有獻猛火油者其油得水愈熾以攻城燒人樓櫓或即此物歟云以酒噴之即滅當亦其類之

之法不可不知也樟腦韶州所產猛火油亦南人所為豈即是物所造耶

順治朝有大老序人詩中一語云有將明之才言者論奏帝面鞫之託言非己作帝云作不作固不計以是何解亦云不解遍問庭臣俱以不知對帝怒校其足幾死遠徙之將明之語宋人箋啟中多用之蓋采烝民詩仲山甫將之仲山甫明之為句也不知有何可諱而託辭乃爾又王黼本名甫字將明

戊申六月廿七日人定後地震城堞壞什之六七民

舍亦多圯者曲堤鎮古塔裂壞其半人拾得磚上有墨書三行為石灰所墁洗讀之云齊州章丘喜户某人是磚詳其筆跡乃不知書人漫寫者是字或姑字之訛按隋始改爲唐為章丘則道宣所謂臨邑城東甎塔是誌公所營者豈他有所指耶抑滅法後人復修補之如近日居民所為耶姑記之俟博雅君子攷焉

陳仲醇論佛曰佛法者天地間一大養濟院也人服其奇快不知正從孱道中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

一語參悟而出善讀古人書者或得其一句放為一篇或得其一篇斂為一句東坡屈原廟賦有曰世愈狹而難存狹字奇矣然即詩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而約言之者也

薛文清公于先儒中盛推許衡幾欲擬之孔子或自有見陸樹聲耄餘雜識云許衡吳澄之仕元丘瓊山譏其非矣論者又謂許北產元域中澄南產宋遺黎也二者若有間焉不知二賢之不幸生非其時而當仕與不當仕非所論於地矣如以為身任斯道之責

出而行道為斯世斯民計則當度其時之可為與其身之足以有為必也能用夏變夷則可不然則隱居不仕著書明道以淑其徒使斯道之傳不泯可也若劉因者則無議矣此論近苛而寔甚正恐文清亦不能為許氏解免也

古人重冠禮明末此禮遂廢間有用者人多傳笑其寔不止明末為然柳子厚答韋中立書云古者重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最聖人所尤用心者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孫昌胤者獨發憤行之既成禮明

日造朝至外廷薦笏言于卿士曰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憮然京兆尹鄭叔則怫然曳笏卻立曰何預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快孫子覩子厚此言冠禮之廢久矣自髡髮而後此禮更無泊處往往不冠而遊圓頂相對滋爲苟且禮法崩弛愈念古人用意深遠也

記云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一坐再至者一跪頭再至地即今之連叩也非老非殘疾不其野於禮乎

喪大記夫人為寄公夫人出節陳氏注云婦人不下堂此謂自房而出拜于堂上也大記又云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下堂不哭此二段可訂近日婦人哭位之失

蘇東坡與范子豐書云今日李委秀才来相別因以小舟載酒飲赤壁下李善吹笛酒酣作數弄風起水湧大魚皆出上有栖鶻坐念孟德公瑾如昨日耳據此書則赤壁賦所云客有吹洞簫者即李委也乃云是楊繼昌得之石刻則何說

洞簫即今人所吹䓁竹簫古人正名爲篴今所謂篴則横吹耳

隸字即今通用真書是也以其爲隸胥所便故名今人多以八分書爲隸非是

先師廟之有從祀其典甚鉅升黜屢經朝議洪武二十九年罷楊雄嘉靖九年黜公伯寮等十三人夫公伯寮之當黜不待言矣秦冉顔何二人則以疑史記誤書而罷愚謂過而廢之不如過而存之是當仍議復也楊雄之事莽戴聖之贓吏馬融之附勢誣賢王

肅之書篡逆策吳徵之忌宋仕元俱無容平反他如
荀況劉向賈逵何休王弼杜預并以學術有疵罷非
如雄等之大傷名教即不得復列兩廡亦當記于鄉
如林放例可也
夏小正曰正月啟蟄故漢氏之始以啟蟄為正月中
雨水為二月節及晉太和以後始改氣名以雨水為
正月中驚蟄為二月節至今相承不改
時文誤字甚多如豐廉二字出賈誼治安策今作堂
篤跅弛之士本漢武帝詔今作所弛或作跐所嘗見

試錄序中亦襲用不知其非殊可訝也
按司馬法一甸出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六十四井所出也一同萬則井戎車百乘是出賦者止六千四百井也一封十萬井則戎車千乘是出賦者止六萬四千井幾內百萬井則戎車萬乘是出賦者止六十四萬井當時土地之利寬以予民者多矣後之君子乃好與百姓爭尺寸墝埆之土視此何如
方田法始於宋神宗景祐時其後屢行屢罷至徽宗

大觀五年復行方田官吏妄增田稅至有不食之山而方之御史臺受訴有二百餘畝方為二十者畝有二頃九十六畝方為七十畝者虔州之瑞金是也有稅租一十三錢增至二貫二伯者有稅租二十七錢增至一貫四伯五十者虔州之會昌是也民大擾懼乃遂罷之其時又以中官楊戩主後苑作始立公田以樂尺打量民田取其贏者入官別立租課有宋仁厚之澤盡矣

方田法用鈞纏方量每面千步立封訖乃令民於方

內認所種田竹纏不能引之使長稍屈稍邪便虧原數豪強者各自取盈則貧下者不得自有其地矣且有一段分割三四方內者奇零袤銳汀算爲難一聽猾胥之分派此瑞金之所以有地而無地會昌之所以無税而有税也順治已亥東省行方田法親見其弊故知之頗悉

孟子言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周以百步爲畝每里三百六十步方之當得一千二百九十六畝自九百畝而外尚餘三百九十六畝以爲溝塗遂路之地則地

之不稅者多矣此商鞅之所以稅意剗除也
江陵集云皇城北苑中有廣寒殿瓦甓已壞榱桷猶存相傳以為遼蕭后梳妝樓　成祖定鼎燕京命勿毀以垂鑒戒詞人題咏甚多至萬曆七年五月四日忽自傾圮其梁上有金錢百二十文蓋鎮物也上以四文賜余其文曰至元通寶篆至元乃元世祖紀年則殿創於元世祖時非遼時物矣以此見世所傳古蹟訛誤者多而信耳者往往據以為真殊可笑也江陵此說甚足信而　帝京景物略者固公鄉人顧猶

遺此證据則河也

曆法每十九年為一章第一章之初年月日時俱會于甲子朔旦冬至是為曆元以後章首冬至必在朔旦而非甲子日時四章七十六年為一蔀朔旦冬至在夜半子與第一章同而月日非甲子二十蔀為一紀凡一千五百二十年冬至朔旦乃甲子日甲子時而非甲子歲首三紀共四千五百六十年至朔同日而年月日時俱會於甲子如初矣孟子所謂千歲之日至正求此一元之初年月日時俱會甲子朔旦冬

至者也近代推曆者衡自宋文帝元嘉元年甲子爲始入元上年癸亥閏四月六月朔大暑十一月朔甲子冬至數至明天啟癸亥共計二十甲子一千二百年則崇禎庚辰寔第一紀第十七蔀之一年也

近俗喜聯宗凡同姓者勢可藉利可資無不兄弟叔姪者矣此風大盛于唐其時重舊姓故競相依附至于每放一榜諸中式人與主司同姓者則爲姪其母與主司同姓則爲甥其妻與主司同姓則爲姪壻與主司之母同姓則爲表姪與主司之妻同姓則爲妻

侄姓稍孤僻或上推至祖母曾祖母必求有當文互組織無非嫡親骨肉真異事也夕有可異者杜子美重送劉十弟判官詩云分源豕韋派別浦雁賓秋年事推兄忝人才覺弟優注云劉杜本一姓故公與劉十為兄弟習俗移人一至此乎

聞京師之俗有喪者用僕隸代哭甚者以乞丐代之濟南城中人間有用之者名曰號喪鄉間則無此事蓋誤讀文公家禮代哭之文而致此謬也家禮本用儀禮儀禮士喪禮云乃代哭不以官鄭註云代更也

孝子始有親喪悲哀憔悴禮防其以死傷生使之更哭不絕聲而已人君以官尊卑士賤以親疏爲之三日之後哭無時周禮挈壺氏凡喪縣壺以代哭

學者知縱酒宿娼賭博之當戒不知說閑話看閑書管閑事之尤當戒前三事固下流之歸稍知自愛皆能決去不知後三事初若無害其廢業敗德生禍究竟不異然其毒伏藏甚深人多不覺及其既覺已難追悔閱此頗多各自知警

五帝紀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於是乃權

授舜。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此史遷以世俗之見妄測聖人也。以事寔論之。以天下授舜。天下固利矣。丹朱亦不病。授丹朱。天下固病矣。丹朱亦不利。聖人舉動。如天施地生。萬物咸若。豈有欲利天下。而獨病其子之理。殆與陳亢疑孔子遠其子識見略同。且其於利病反覆計較。始而孝慈。繼而痛割。聖人心事。斷不爾爾。

夏本紀云。禹傷父功之不成受誅。乃勞身焦思居外

十三年過家門不入云云寫出聖人仁孝沉痛精誠直至地平天成止了幹蠱一章勿論功德二字不足言卽悲天憫人猶是聖人安常處順之事非所以論禹也

史記載武王至紂死所自射之三發矣以黃鉞斬紂頭懸之太白之旗信如此言武王豈特非聖人已也新語云紂死紂之官衛舉紂之軀棄之王門之外民之觀者皆進蹴之武王乃使人帷而守之此為近情史乃舍此而錄彼何也

厲王之難其所近者好利之榮夷公也幽王之難用事者好利之虢石父也大臣好利之効如此原二人所以見用則厲王先自好利而幽王爱嬖妾之故所謂木先蠹而後蟲生之也

芮良夫曰榮公好利而不知大難知好利者必愚史言石父為人佞巧善諛知好利者必諂好利其病本愚與諂其枝葉也

周惠王有弟頽之禍襄王有叔帶之禍悼王敬王有子朝之禍皆王心一念偏愛所致史曰初莊王嬖姬

姬生子頹頹有寵曰惠后生叔帶有寵亡。惡王曰景
王愛子朝欲立之皆明著禍原以爲永鑒世俗每以
誠意正心爲迂談以此思之迂耶否耶
刑政寬猛各適時宜如衣服之裘葛食飲之冬夏孔
子曰殷因于夏禮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者是也
秦初并天下所宜損益何如者乃推終始五德之傳
自謂方今水德之始必剛戾刻削毋仁恩和義然後
合五德之數于是決意刑殺毒害天下而秦亦以亡
如祁寒而飲人以氷盛暑而附人於火不知裁成輔

相之理而濟其大甚以爲奉若天道知時變者如是乎其君任好謂人愚儒此獨不謂愚乎雖始皇天資自踰其使之自信不疑者此五德之說也乃知世間異端邪說讖祥小數諸不在詩書六藝之科者皆能殘害生民滅人國家也

盧生說始皇曰今上治天下不能恬淡此語寔黃老本旨盧生在彼法殆似知道者他語則誕甚或隨俗俯仰之言耳卒能脫身亡去亦其知道之驗

秦世以誅刑立威及其既葬生一胡亥殺扶蘇蒙滅

討公千又生一趙高教胡亥生一子嬰於趙高又生一項羽殺子嬰而秦無遺類矣展轉相殺皆襄公以來嚴慘之習漸積而致然也易曰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此之謂也

天生項羽以助沛公滅秦耳秦滅自不令項羽得以宰制生人和風甘日之下不容復有霜雪仁暴之氣互為盛衰勢自然也其死時特出一語曰是天亡我殆鬼神或使之

終